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往事深处的少年(B卷) / 方达,黄兴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23-252-0

Ⅰ.盛… Ⅱ.①方… ②黄… Ⅲ.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703 号

盛开:往事深处的少年(B卷)

编　　者	方　达　黄　兴
责任编辑	王林霞　刘向武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鑫鑫科达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252-0
定　　价	50.00 元(共两册) (本册定价 25.00 元)

远方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玄色穿越:蓦然回首

青岚的故事 刘　欢 2

在地狱却拥有着人的躯体,来到人间却只能是妖魔的身份。

食魅·红色蛊线 琪子姓魏 5

我的就是我的。不该你的,就不是你的。

遗世望 琪子姓魏 10

世态炎凉,终是逃不过那些操控者的玩笑。聚散无期,生命无常,谁都躲不了高高在上笑颜者的左右。

冰霜之哀 崔益千 15

他高贵的头颅是向着南方的,微微低下,这包含着他永远得不到宽恕的愧疚与悔恨。

如你所愿 吴惠子 21

我清楚地知道，自从赤道以西属于双子宫的时段闪亮的那一刻起,赢着的唯一的神就只有宙斯一个人。

紫色神秘:撕开虚构的暗伤

麦克维蒂 张吟秋 26

他把猫装进他的黑色背包,把它的头露在外面。我能感觉到你。他说。

高加索山的巨岩 董文颖 36

这是属于古希腊奥林匹斯众神的时代,一个敬畏神的时代。

目　录

四面街　谢玉凤 42
血缘关系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家庭这个名词得以存在。而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关系是不能被击溃的。
最后留下的　徐毅曼 53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95 年羊的失踪　崔益千 59
在那个卧床的下午，我在梦境中看到她化为一道青烟向西面而去,我终于感到所历经的一切最终在一瞬间聚积而后烟消云散,我知道我预料的归期到了。
河道上的幽灵船　奉　波 67
你见过河道上的那只幽灵船吗？如果你没有见过,我可以这么跟你描述一下……

红色迷情:爱的不同面孔

居依　张吟秋 73
孩子,你知道吗？一点一滴的幻灭,不如在倾刻间的燃尽。
超越时空的等待　徐毅曼 85
……等待,等待。一个等待,多少匆匆而过的年代。
断裂,一直在告别中　琪子姓魏 90
我开始四处张望,发现原来这个酒吧里有那么那么多棵茁壮挺拔的大树。我决定选择一棵来替代从我手里跑掉的那棵歪脖子树。
轮回　尹　璐 96
这世界上我最爱的三个人,却给了我一辈子的折磨。

目　录

青色幻影:苹果在原地飞翔

我站在我的鞋子上 郭向华 103

有些灯火 / 是快乐的 / 它知道熄灭后的日月 / 它知道它的快乐。

奔驰轿车 刘　欢 109

奔驰轿车并不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所编织的梦境,它更愿意相信那是娇娇特意从另一个空间来到它的身旁。他们都害怕孤独,在彼此的陪伴下,时间就像璀璨星辰铺成的林间小路,闪闪烁烁劈开漫漫的黑色长夜。

这个时代 苏微央 112

从前有个人,他有一个秘密,但是却不能告诉别人。于是他跑到了大山里,对着树上的一个洞说着自己的秘密,一直说,一直说。

仓皇而过的夏天事件 苏微央 117

她慌张地看到地面的草,抬起头时看到他眼里那一片温柔,然后他说,你在我怀里永远都是最安全的。

2795 次列车 郭　敖 124

青春是列车破空的一道明媚,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列车飞驰过后冰凉的铁轨的寂寞和空虚。

空白的十字路口 吴惠子 133

梦游者的不屑以及扬长而去……

黑夜、白棉布裙子、红的血……

石头沧海 萧若薇 139

少年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一次的蜕变。而我也终于在刺目的阳光里,不可抑制地,流下泪来。

目　录

白色精神:暗夜旅行者

阿尔法群岛 桃之 11 150

我常常做同一个梦,有个外星女人来到地球上,我和她在一个房间里,我却问她,你幸福么,你在你们那个星球上过的幸福么?外星女人的回答总是肯定的,但也很勉强。

九月的卡尔维诺 刘　欢 156

他的死和他虚构的故事不谋而合,只是人们在抬动他的尸体的时候,发现他竟有些透明,重量也异常地轻。

年华似水,似水年华 林雯震 159

我们都曾醉在水乡,任年华似水,似水年华……

“人”“道”矛盾——对话庄周 贾沛娟 163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理想的与宗教的——对改革与革命的猜想 贾沛娟 167

“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的准确意义是“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止于其所始”,听上去就是一种轮回。

故乡 夏雨辞 170

峨冠博带也好,布衣泥腿也好,一离开了家,无论漂泊到哪里,他们的身上都有了一份永远摆脱不掉的牵挂。

黄色河流:金子般沉甸甸的阳光

学校里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生物 韩　潇 175

学校里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可爱得像个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孔雀 夏雨辞 184

总有一种疼痛让你泣不成声。突如其来，不单纯地因为远去的岁月、无望的爱情、失落的理想以及逼仄的生活。

一直等 刘 雪 189

她不敢眨眼睛。真的不敢眨眼睛。等下去。等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

给我最爱的爷爷 徐毅曼 196

茶是苦的，清清的苦，不留痕迹地在舌头上苦下去。爷爷却是喜欢的。我不懂爷爷就像不懂茶一样。

记忆中的那些人和事 奉 波 199

在外面看了世界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到村里来。春去秋来，野草和荆棘在这些废弃的房子上枯了荣，荣了枯，许多地方就渐渐看不出人居住的痕迹了。

蓝色自由：以青春之名前行

往事深处的少年 林雯震 203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不离不弃 董文颖 215

一群一群的故人，一件一件的往事，一起笑过的人容易忘记，可是一起哭过的人却永远难忘。

目　录

北野·森·琳 **丁明洁** 219

我写出可爱温馨的童话故事，他就会配上美丽缤纷的水粉插图；我胃疼头疼肚子疼胸口疼的时候，他就会送来各式的药和固定的蒙牛牛奶；我搞砸了场子做错了事，他就会在我后面圆场收拾残局……

有关乌鸦，以及我们的执着 **刘华一** 236

那只乌鸦发出了刺耳的叫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我看到它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目光中的嘲笑。没有人敢去惊动它，或许对于这样的生灵，每个人都是心生敬畏的。

未亡人 **郭　敖** 246

在一个人的都市里，游离着每一个躯体，封锁了每一个叹息，因为渴望自由。

2795 次列车

郭敖

一

青春是列车破空的一道明媚，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列车飞驰过后冰凉的铁轨的寂寞和空虚，总是带着一股袭人心痛的冷风。

琳在很小的时候指着山坡下的路轨上行驶的列车对我说：以后我要从这里走出这个城市。

那时我们都还很年幼，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每次都要逃课到这里，把书包放在草丛里，枕着书包睡觉。小山在学校的北边，学校在这个城市的北边，比较偏僻。琳每次说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都很兴奋。

我问她：你为什么总想离开这个城市，而要向往着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说：那里有着她所要寻找的东西。

我们就在山坡上看着来来回回的列车，看着满山遍野的花朵，躺在草丛里仰望星空。起风的时候我会把琳抱在怀里，抱得很紧，一起看着远方。看了九年的时光。

每次考试琳永远都是班级里的第一名，而我永远只是第二。在很久以后我终于明白了有些东西我永远都无法逾越。比如说生命。

十一岁，我和琳第一次乘坐地铁，琳喜欢坐在尾箱的位置。她说：列车通往的是未来，无法预知的未来。我能看到列车飞驰后的空虚。她喜欢在尾箱的窗子上望着黢黑的窗外。

某年夏天我读高三，琳逃课的次数更加频繁，每次逃课的时间更久，我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教学楼的楼顶抽烟，仰望星空。若隐若现的桔黄色的烟火中能看到她模糊的脸，有一点忧伤。

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想离开这里。



我说：我们还在读书。

她笑，她说：学校只是一个工厂，它把我们的那些个性，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完全给抹杀掉，直到完全顺从于这个社会，你才算是一个合格者。它灌给我们的只有懦弱，服从。并且美其名曰文明。也许我会疯掉。

我说：有些东西我永远都放不开。她在三天以后离开了，她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我们望了九年的那次列车。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学校里公布月考的成绩，她依旧是第一名。

老师们叹息这个学校里少了一个清华大学生。

琳的理论是：这个社会上少了一头被驯服成为羔羊的悲剧。尽管我没有听到她这么说，但我深深地感觉得到。

有很多的离别，我们都忘记了说再见。

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有太多的事情我放不开。包括一些破碎的温暖，一些残破的凄凉。

第二年夏至，我一个人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从此破碎了梦了十一年的北京大学。当我拎着沉重的皮箱踏上月台的时候，我完全可以体会到琳离开这个城市的心情，破碎、孤独。我把票交到检票人员手中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一切都将要过去。列车从那座小山丘下面经过时，窗外的小山丘上长满了荒芜的草，开满了满山遍野的白花。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两个懵懂的小孩子逃课到这里，看着远去的列车说：我要从这里走出这个城市。

记得那时我们都还很年幼。

上海是一个空虚的城市，空虚到只剩下苍白的脸和呆滞的眼神。每个人都走着仓促的脚步，空虚得只剩下物质。在大二的时候我进了一家私营的杂志社，写一个有关数控的专栏。而对于数控我闻所未闻。我把无力的文字努力地拼凑起来。

有一段时间里，夹着笔记本电脑出没在杂志社里。写一些自己都觉得恶心的文字，发表在恶心的杂志上。为了钱。每天重复再重复地生活在物质的城市里。每天上班，下班。走过拥挤的人群，下午回到学校里听老教授讲述人生的价值。讲叔本华，讲罗素等。我开始怀疑所谓的人生价值就是怎样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

我找不到琳，琳像蒸发了的水珠从我生活的空间中消失。就像某一天冬季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氤氲而起的烟雾。我记不清了琳的样子。那年这个城市里下了很多的雨。

有些东西开始从我生命里消失。

二

木子是一个瘦小的日本女孩，小小的眼睛个头不是很高，留着学生模样的头发。她是那种很谦和的女孩，第一次在公司里看到她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给我笑。然后低着头说：多多关照。

她对我说在她的家乡京都有着满山遍野的樱花，当樱花盛开的时候整个京都都很美，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她喜欢樱花盛开后黑色球型的那种果实。她像一个孩子，脸上永远是天真烂漫的笑容。就仿佛盛开的樱花。

每天下午我会背着相机到文化展区看一些摄影作品。喜欢 Loisgreenfield 的作品，认为作者即使在美国纽约的任意一个垃圾箱里也能找出极具张力的作品来。

我在一幅人体艺术的作品上看见了琳。琳完美的胴体展示在摄影师的镜头下，黑色的背景总有一种阴郁的格调，轻纱下她扭曲的身体，一直在寻觅挣扎。

木子说那幅画很具有张力。我没有回答她。

她说：你认识照片里的那个女孩吗？

我说：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木子反复地琢磨着我这句话，天真地去猜测它的意思。然后一头雾水地摇头。

木子每天早上爬到楼顶让我教她汉语，她喜欢听地方的方言，她说很好玩。尤其是我家乡的河南方言，偶尔她会调皮地说：俺是河南人。

在木子练声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楼顶的栏杆上，抽着烟望着远方发呆。而木子此时会站在我的身旁，懵懂的眼神眨呀眨地望着我发呆。

她说：这样子坐在栏杆上会很危险，如果一旦掉了下去就再也看不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了，再也看不到阳光，也不会看到美丽的樱花盛开。

我想起了琳，琳修长的手指，我握了九年，还有琳修长的腿，以及她淡淡的发香。

我说：我可以抱你吗？

木子睁大了眼睛，张着圆圆的嘴巴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没有说。



三

我以为可以在你离开以后把一切都忘掉。每天警告自己记得要忘记，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不轻易流泪，终于我还是哭了。

某一天木子哭着对我说：我想回家。

她给我讲她的初恋，给我讲她的初恋情人井上，我想起了琳，那个一直在漂泊寻找的女孩会想家吗？也会一个人流泪吗？然而我们都只在人群的一个角落里，无法看到。

我一个人站在这个城市的天桥上，迎着风抽烟，看着脚下的车辆，在空洞的夜里，我的脸被过往的车灯照得若隐若现。在一望无际的街道尽头，我突然想说：琳，你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有时候我会幼稚地给自己一个答案：琳也许只是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

某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接通以后一直没有人说话，只是听到混杂的DJ音乐。

我说：琳，是你吗？

是。

你在哪？

在酒吧里。

怎么想起突然给我打电话？

只是莫名的突然想起你。

还好吗？我问。

好。

见到琳的时候在一家咖啡屋里。我依旧喜欢雀巢咖啡，琳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喜欢喝一种咖啡，而且只喜欢喝一种。我的回答是：因为雀巢的名字，它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我永远都放不开。从我出生的一刹那我就觉得很累，注定要漂泊。

我问她离开学校的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

她说：去了一趟日本，看着满山遍野的樱花，从那些粉红的花瓣上踏过，走了很远的路。那座小山很像我们小时候逃课的地方。感觉到那些过往的画面会永远地停留在一处，伸出手就可以抚摸到。

其实回忆和樱花的漂泊一样，那些花瓣漂泊以后，可以飘零，可以被遗忘。还可以被埋没。

它们并没有死，只是有一点腐烂。有时候一个人的回忆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时间所遗忘了。

然而樱花不可能再回到树枝上，过往的不能够再来。

琳在一家公司里做模特，偶尔的也搞一些图片设计，我告诉她我在这个城市里读书。偶尔在杂志社写一点文章。她说：你永远都只是一个适合诉说的人，诉说的每一个遭遇都和自己有关系。

琳回忆的时候总板着脸。她点了一支烟。说起小时候她的脸上总会涟漪出一层僵硬的笑容。她说：每次考试你永远都是第二名，而每当试卷发下来我都会抢过你的语文试卷，把满分作文撕得粉碎。有一天我不再撕了，你拿着自己的试卷给我撕。当碎片满天飞舞的时候，我们都笑了，开心的笑。其实我挺喜欢你的文字，很干净的文字，就像你干净的笑容。每次看到你的文字都很痛。

琳开心地笑了，她转动着咖啡的杯子，抬起手努力地抽了一口烟。很小声地呢喃着一首歌：

在鸟鸣的山坡上
我们躺在阳光里仰望
温暖的清风里
我们都睡着了
梦到在蓝天下欢快地歌唱
梦醒了人散了起风了
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在欢声笑语中
是谁带走了青春的冲动
是谁一个人走入拥挤的人群
笑过了哭过了
是谁在成长中遗忘了笑容

琳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她流着泪小声地歌唱，一如从前，七年前我写了这首歌送给她。七年前她第一次抱着吉他谱曲。七年前唱这首歌的时候琳哭了。

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幼。我们都哭了。小时候我们已经不再熟悉。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其实有些事情大家都还没有忘记，只是一瞬间想不起来了。

我说：是不是还在寻找？



我一直在寻找。她说。

我说：找到了吗？

她说：会找到的。

我说：你还是老样子。

她笑。

她的眼神依旧喜欢看着远方，游移，平静。我们都是属于固执的一种人。因为太个性，太自信，所以不会有太多的朋友。读书的时候喜欢睡觉，总在夜里兴奋。逃课的时间占去学习的大半。每当小伙伴围在一起看地上的蜜蜂采花的时候，琳就趴在窗子上看他们，而我静静地在角落里看琳。

这就是童年。

四

有些歌唱过了，就不再想起。不是我们走得太慢，只是时间过得太快。当日记写成本本，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日记里密密麻麻的小字，它在记忆中划下一道痕迹，它并没有记起和留住什么。偶尔的某一天你翻开日记，它只会告诉你已经遗忘了多久。

笑过了，哭过了，人散了。那些老歌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人再记起。总会有一些新歌，从陌生的人群中唱出。

木子喜欢卡通音乐《最终幻想—2》，《つこりミラトサか》，因为像童话。她的童年在这些日文经典的音乐中度过。她把《最终幻想》的三个女主角的海报贴在床头，每天睡觉的时候看着它们微笑。她说这样就可以梦到自己的童年，在樱花飘零的季节里飞扬。清风扬起白色的衣裙，头发一直在风中飞舞，跑累了就躺在树荫里睡觉。阳光从树叶里偷偷地泄下来照在脸上，无声无息地睡着了，挺幸福的。

木子说：我很少看见你笑，你喜欢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坐在楼顶上抽着烟望着远方。你会觉得孤独和痛苦吗？

我说：我并不觉得痛苦，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累。

木子说：累了就要好好地停留下来，休息一下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我说：有些时候是永远无法停留的，我害怕睡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被这个世界所遗忘。

我可以陪着你吗？

不行，因为你还小。我说。我的年龄与木子相差不了几天。只是我的大脑里

灌进了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思维。我开始苍老。无法退却，就像琳，由于路太长，习惯了不再回头去望走过的路。

木子因为水土不服住进了医院。几位同事象征性地看了她一次，桌子上放满了水果，护士警告说：这儿是病房，不是小卖部。

某一天夜里，木子躺在病床上，脸颊红润得厉害，我叫了护士，木子一直高烧，护士给她拿了大包小包的药，点滴在她的旁边悬挂着。

木子平静地躺在那里，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地淌下来。她问：我会死吗？

我说：傻孩子，不会的。

第二天我扶着她到花园里走动，木子不习惯这个城市里的阳光，她说不习惯北纬 31° 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她讨厌潮湿。

她对我说：我想回家。

我把她抱在怀里，抱得很紧。我突然觉得我怀抱里的是琳，因为思念，所以渴望拥抱。

琳在木子出院的第二天找过我一次，木子基本上学会了适应。

琳说：你好像没有告诉我你有女朋友。

我说：你好像也没有问。

她说木子是一个好女孩。很纯洁。

五

木子辞掉了工作，整天地呆在房子里，她住在外滩的一个小房子里，30 多平方。床头放着一个毛绒的布熊。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抱着布熊睡觉的样子。

某天我在酒吧里看见了琳，她一个人坐在吧台上，大口地喝着红酒，一个人抽烟，我听她对一个男人说：帮我付了这杯酒钱，今天晚上你可以带我去任何地方。

在他们走进 KTV 的时候，我拉住了琳，用力地在她的脸上扇了一个耳光。

我说：你清醒一下。

她反手扇了我一个耳光，说：你他妈的，我一直都很清醒。

我说：这就是你所要寻找的吗？

她的两只眼睛游弋地看着我，眼眶里转动着泪光。她说：你知道吗？我早已经迷失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知道我现在很肮脏。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对我说：你可以抱我吗？就像小时候，抱得很紧。然后我们一起躺在小山丘的草丛里看天，在阳光里睡觉。逃课。



我真的想去抱着她，然后永远地不分开，我不知道多少次在梦里这样幻想过。我却站在原地，我说：我想有些东西我是永远不会随便给予的，因为有些东西我永远都放不开。

琳把目光移向远方，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不知道是在嘲笑，还是在自嘲。她转过身去走出酒吧。

木子决定在下一个礼拜回日本，她说那里有着她要寻找的童年，有着她所寻找的一切，有着樱花盛开的季节，有着她所熟悉的阳光，而这里对于木子什么都没有。

木子要买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回去，至少以后也许可以想起一些什么。

我们在商场的出口处遇见了琳，她瘦了很多，眼睛上有一层微弱的黑眼圈，并且有一点红肿，脸色苍白，她手里拿着一张车票。

车票的车次 2795。

我向她莞尔一笑，然后擦肩而过。我很高兴那张车票的车次是 2795，那是通往回家的列车，是我们在山坡上看了九年的那次列车。

当天下午，我在新闻上看到××通往××的 2795 次列车，因发生追尾事件，造成列车尾箱 12 人丧生。

其实列车永远通往的是回忆。

我想也许琳只是累了，她只是在人生的旅途中休息了一会儿，她并没有在寻找中迷失，也许她早已经知道她所寻找的是回忆，也许那个黑暗陌生的地方有着她所寻找的一切。

在那里，是不是琳还会一个人在楼顶上望着远方抽烟，会不会一个人跑到小山丘上逃课。是不是仍旧会有一个男孩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静静地看着她睡觉，然后对着那个男孩说：我要从这里走出这个城市。

是不是她还会趴在窗子上看小伙伴们在地上看蜜蜂采花。有没有一个男孩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她。她是不是还会对一个男孩流着泪渴望地说：你可以抱我吗?就像小时候，抱得很紧。然后我们一起躺在小山丘的草丛里看天，在阳光里睡觉。逃课。

我想大声地说：琳，你还觉得孤单吗？你什么时候回来？

木子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她。她依旧满脸樱花盛开般的笑容。

那年冬天我离开了这个城市，收拾了行李，想对一个朋友说声再见，珍重，却无处告别。我一个人坐在楼顶上抽烟，呆呆地望着远方。天空阴霾得像遮盖了一张大黑布。似乎一切都明朗起来，有着灿烂的阳光，有着琳的忧伤和遥远的眼神，有

着琳淡淡的笑容，干净而遥远。我再一次听到那沙哑的我们的歌声飘荡在风中：

在鸟鸣的山坡上
我们躺在阳光里仰望
温暖的清风里
我们都睡着了
梦到在蓝天下欢快地歌唱
梦醒了人散了起风了
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在欢声笑语中
是谁带走了青春的冲动
是谁一个人走入拥挤的人群
笑过了哭过了
是谁在成长中遗忘了笑容

有些东西我永远都放不开，然而它们正从我生命里一点一点地消失。



空白的十字路口

吴惠子

(1)基调:蒙太奇结构。

(2)造型处理:用版画般的黑白对比,避开所有无关的鲜艳色彩。

(3)画面效果:用强烈有力的“静态画面”,造成固定与变化,静止与动态,对比与层次的雕塑般的“力度美”。坚决杜绝“为动而动”的无谓的场面调度。

(4)情节构线:墨蓝色的天空,紧急刹车和灵魂的坍塌。

梦游者的不屑以及扬长而去……

黑夜、白棉布裙子、红的血……

我像许多媚俗的写手一样,预想过无数次的车祸现场。仅仅用来结束一场空白。这样讲似乎很煽情,但这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就连空气也纠结在一起要和我动手,如果让我和一场绝望厮杀,你们说哪一个会赢?

实际上,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还在思考物理课上抽象的理论指导,有关相对论,有关时空观。比如说空间是个盒子(一个没有边界的盒子),它是物质运动的场所,物质在做什么样的运动,这对空间本身没有影响。时间与此相似,与物质的运动无关。

所以,她说让他和她别离,她说让他和她相遇。他是他,她不是她。

晨。七点四十三分。解放路中心的地铁站。嘈杂。阳光和视觉的挑衅。

肖沫通常在这个时间准时走出站口,干净的白色衬衫,红条纹的领带,原始色彩的脸。

在离楼梯扶手三米的地方停下,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金属和盆的撞击声,给蹲在地上的老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